



# 李国文说帝王将相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国文说帝王将相/李国文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006-7392-7

I. 李... II. 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6894号

策划 李师东 黄宾堂

选编者 韩小蕙

责任编辑 黄宾堂

设计 小马哥 · 橙子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营销部 010-64066151

直销部 010-64057586

编辑部 010-64034340

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00×1000 1/16

印张 17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2007年5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7年5月河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006-7392-7

定价 2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李国文 / 小说家，散文随笔作家。

男，1930 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盐城。

1947 年读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专门从事理论和编剧学的课程学习。

1949 年到北京，先进华北人民大学三部学习，后到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工作。

1952 年参加抗美援朝。1954 年回国，在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任文艺编辑。

1957 年因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改选》，被划“右派”，下放铁路工程基层劳动锻炼，直至 1979 年改正。

1986 年前，在中国铁路文工团创作组，从事剧本创作。

1986 年后，到中国作家协会，曾任理事，主席团委员，《小说选刊》主编。

1990 年，该刊停刊，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至离休。

著有长篇小说

《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花园街五号》、

《危楼记事》（其中《之一》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其中《月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没意思的故事》、

《电梯谋杀案》、

《洁白的世界》、

《都市的黄昏》、

《涅槃》（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专门从事随笔杂文写作，计出版过

《骂人的艺术》、

《苦瓜苦瓜》、

《楼外谈红》、

《淡之美》、

《大雅村言》（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首届华人传媒文学奖）、

《中国文人的活法》、

《李国文说唐》、

《文人遭遇皇帝》，

以及《李国文新评〈三国演义〉》等著作。

他的作品，译成英、法、德、朝鲜文，在海外出版；在台、港、澳地区，也出版多种繁体字本。至今，他已写作了 500 万字的文学作品，是当代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家。

## 目 录

- 002 不似人君
- 010 东门犬和华亭鹤
- 019 “首级”考
- 021 刘项原来不读书
- 028 伏波将军马援
- 035 诗人曹操
- 043 匹夫董卓
- 047 “美人计”考
- 049 “裙带风”考
- 056 磨和驴
- 062 桓大将军发脾气
- 066 皇帝与作家

|     |          |
|-----|----------|
| 073 | 文人遭遇皇帝   |
| 083 | 唐朝的“苦迭打” |
| 091 | 拍到马脚     |
| 094 | 唐朝的不死药   |
| 104 | 武则天传奇    |
| 115 | 帝王的聪昏周期率 |
| 123 | 谎话大师     |
| 127 | 墙的功能     |
| 132 | 胡椒八百石    |
| 140 | 唐末食人考    |
| 152 | 李后主之死    |
| 160 | “烛影摇红”考  |

|     |                  |
|-----|------------------|
| 169 | 宋徽宗的末路           |
| 178 | 暹罗双胞胎            |
| 185 | 朱皇帝腰斩高启          |
| 195 | 解缙的故事            |
| 204 | 严氏父子             |
| 213 | 海瑞骂皇帝            |
| 221 | 张居正始末            |
| 231 | 一吊钱值多少           |
| 238 |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
| 247 | 老太太哭了            |
| 256 | 逊帝的大婚            |
| 263 | 《李国文说帝王将相》后记/韩小蕙 |



李 朋 友

## 不似人君

“不似人君，何见所畏。”这话出自《孟子》，是孟轲见到梁襄王后，对这位君主的一段评论。

原文为：“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用白话文，要费点口舌：“孟子见到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人家说：‘远远望上去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了看，也没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突然间，他向我提了个问题：先生，你说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我就对他说，大王，我认为天下的安定，在于统一。’”

“不似人君”，这是个相当负面的评价。若是加在哪位皇帝身上；或者加在哪位虽不是皇帝，但握有权力的统治者身上；或者加在哪位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统治者，但坐在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上的什么人物身上，就等于说此人不是那材料，不是那东西，比成语“尸位素餐”还差劲。至少那个空占职位而不尽职守的家伙，还有一个样子在，而梁襄王，大概是一个站无站相，坐无坐态的上不了台盘的二赖子。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过三百多个皇帝，其中，“不似人君”者，颇不少。这也是中国在汉唐时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后来到了明清，不领先反而成为落后国家的重要原因。

孟子干吗一出魏国都门就大讲主人的坏话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他早些年，曾找过梁襄王的爹，也就是旧时启蒙读物《孟子》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的那位。当时，孟子很以为自己的学问，能得到一份精神教父的工作，结果碰壁而归。

老子死了，儿子接班，孟子又上门来了，继续想得到这份美差。谁知梁襄王不买他的账，你跟他说得嘴出血，他只当耳旁风。虽然梁襄王“不似人君”，但也绝非白

痴,他所需要的是欺强凌弱,称王称霸,孟夫子能提供的是王道仁政,天下一统,南辕而北辙,那怎么行?如司马迁所说:“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又一次碰壁,当然不很开心。

此时此刻,有一位孟轲同时代人庄周,冷眼在一边看着,不禁莞尔。在《秋水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为是说给孟子听的。“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老兄,你有必要对这位“不似人君”的家伙,苦口婆心,大费唾沫吗?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群身份为“说客”的知识分子,仆仆风尘于各个邦国之间,向人君们兜售其治国安邦之道,以求得一份差使。只有庄周例外,楚庄王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为求得一份自由,宁为“孤豚”,不做“牺牛”。人君“似”也好,“不似”也好,与我何干?他浑不凛,所以没负担,他没负担,所以很轻松,躺在漆园里看天上的白云苍狗,顺便看孟夫子的笑话。

儒家讲入世,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做不到庄周那样豁达,那样潇洒,那样放浪形骸。魏国肯定没戏,只好卷起铺盖,挽起裤腿,重新上路,去寻找新的赏识他满腹经纶的邦国。若是凭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到顽石点头的程度,那咸鱼就该翻身了。一朝得意,飞黄腾达,发号施令,望风披靡。只消看看六国封相的苏秦,那神仙也似的快活,着紫衣绯,高屋华轩,出乘入驷,美女如云,便知道说客的原动力在哪里了。

若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实际诱惑,精神上的愿景期许,很难想像孔子,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孟子,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辞劳苦,奔走于山东各国的驿路上。这种“货于帝王家”的求售心理,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十年寒窗,为什么?上京赶考,图什么?不就是高官厚禄,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无比吗?倘没有这点奔头,曲阜的孔夫子,邹县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大葱蘸酱,远走他乡呢!

那时的交通工具,为牛拉车,速度奇慢,那时的国道干线,为泥石路,坑洼不平,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但翦径的绿林豪杰,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横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为了生计,也就不得不尔。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与圣人们为了谋生,推销自己的

学问,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

我生于上海,食大米长大,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1949年,到了北方,尝到了咬难断、嚼难烂的炆面馒头,硬如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在牛车上长途颠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精神状态下,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孔夫子那个时代,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因为食物粗砺,制作简陋,连皮带壳,极难吸收,故而胃肠受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日子好过,胃口大开,摄取食物大大超过营养需要,结果,肝有脂肪,尿中有糖,一时间,富贵病又成了时髦。至于与我年纪相仿的当代文人,十有八九,不是高血压,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纪里的政治运动,那年复一年的诚惶诚恐,那岁复一岁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么时代生什么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则更要命,这一点,我又不禁羡慕孔夫子的幸运了。

但是,二位圣人的求职过程,相当不顺。“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陈梁”(《史记》),四处碰壁,状况颇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大时代变了。用现在的话说,社会转型期,儒家的乌托邦主义,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克己复礼的完美主义,已经是“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旧了,过时了,不吃香了。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

那些更务实,更功利的人君,宁肯接受采用惩罚手段的,不顾人民死活的,不讲道义公正的,乃至于为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法家”统治术。也就是在“批林批孔”时抬举的那些名公,他们一上台,道路以目,刑及三族,株连网及,不论无辜,马上就将老百姓弄得哑口无言,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君(尤其像梁襄王这样不似人君者)觉睡得安稳,立刻赏给他们“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史记》)的优厚待遇,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

看到这些,孟夫子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过的。所以,砖画像上的孟夫子,脸很长,像犯了痔疮似的,一脑门子官司。但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应该感谢孟子这个“不似人君”的论断,这等于是一把尺子,可以用来丈量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那些皇帝,或不是皇帝的皇帝,够不够格?如果老百姓有了这一份敢于抬起头来丈量皇上的勇

气,实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

但是,话说回来,毫无民主可言的封建社会中,有这点勇气,或者,没有这点勇气,能改变“不似人君”者的一根毫毛吗?

这里,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885—926年)为例了。

他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倒也没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一坐上龙椅,就不是那东西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这个“不似人君”的后唐庄宗,有一段精彩的记载。

“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周匝谒于马前,庄宗得之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周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二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

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

在中国,皇帝有表演欲者很多,而且,很多皇帝都是非常好的演员。别看坐在龙椅上,像模像样,人五人六。一下朝,晋惠帝是个白痴,隋炀帝是个色鬼,东昏侯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而刘宋苍梧王,齐文宣帝,金海陵王等等,则是制造灾难的祸乱之源,但在扮演皇帝这个角色时,都是很尽职的演员,该念该唱,一点也不荒腔走板。所以说,不具备戏子的本领,是当不了皇帝的。

然而,铁定了要当一个专业戏子,把乔装打扮,粉墨登场,献艺舞台,真正下海,定为自己终极目标者,恐怕就只有李存勖一位。旧时,梨园行供祖师爷牌位,据说为唐玄宗李隆基,其实,李存勖才是最适当的人选。他是真正的皇帝级演员,惟一能与他媲美的,也许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罗纳德·里根那位总统级的演员了。但是,里根入主白宫以后,就跟好莱坞一刀两断,很不乐意别人说他曾经当过戏子。李存勖进了洛阳,却把戏台子搭到了皇宫里来,以做一名戏子而感到无尚光荣。

这国家可就够糟了。

应该说,他确有表演才能,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客串的欲望。“皇后刘氏素微,其父刘叟,卖药善卜,号刘山人。刘氏性悍,方与诸姬争宠,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讳其事。庄宗乃为刘叟衣服,自负蓍囊药笈,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造其卧

内，曰：‘刘山人来省女。’刘氏大怒，笞继岌而逐之。宫中以为笑乐。”

最为滑稽突梯的，一次，“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

“李天下”，是这个戏子皇帝的艺名。这位叫敬新磨的俳优，就是抓住“李”“理”同音的误会，在台上扇了这个戏子皇帝一记耳光。而这位皇帝，竟然挨扇得十分高兴，真是可笑透顶。

这样的二百五，当上最高统治者，能“似人君”吗？

“然时诸伶，独新磨最善俳，其语最着，而不闻其佗过恶。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殿，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镇，货赂交行。”最后，戏子当政，国事日非，胡作非为，大势已去，“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李存勖在乱军混战中，被弑于那个艺名叫门高的俳优刀下。他的尸体，也是他宠幸的艺人们，“聚乐器而焚之”。

欧阳修总结道：“《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以上均《新五代史》）

如果，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仅仅只有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使后人不免寂寞。

所以，无独有偶，明代后期，还出了一个木匠皇帝朱由校，这位“不似人君”的明熹宗，那就更了不起。此人若是生在今天，获得一个高工的职称，肯定不成问题，冲他这份专长，倘不是模型工程师，也该是水利工程师，然而造物主偏要把大明王朝交到这位不成器的皇帝手里。

“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李逊之《三朝野记》）

“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

“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渐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刘若愚《酌中志》）

这样一个木匠皇帝，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

放在今天，李存勖的演技，未必能评上高级职称，或者得什么国家表演奖，但朱由校的木工技艺，却绝对是一流的，据说明代有的皇帝，大字都不识多少，那么，按工人技术职称评定明熹宗，八级模型工是笃定可以拿到手的。

让一个最擅长，也最投入，而且干得兴趣盎然的，是造芭比娃娃式小房子的能工巧匠，来治理偌大的帝国，要不被他整得稀里哗啦才怪？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镂精绝，魏宗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果然，大明王朝的棺材盖，应该是经这个“不似人君”的家伙合拢上的，他的弟弟朱由检，不过再钉上几枚永世不得翻身的断头钉，宣布彻底灭亡而已。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不似人君”者之列中，一个优秀杂技演员皇帝，也是不能忘怀的。齐东昏侯萧宝卷：“有箜篌，牵弓至三斛五升，又好担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于齿上担之，折齿不倦，自制担幢校具，伎衣饰以金玉，侍卫满侧，逗诸变态，会无愧色。”他若活到现在，肯定是哪家杂技团的团长，凭他铁嘴钢牙这一项绝活，谁也盖不了他，他要参加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献艺的话，金小丑奖非他莫属。

而那位“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亲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的汉灵帝刘宏，也是中国皇帝行列中一块活宝。说实在的，他应该是在秀水街大献身手的个体商贩，或者在郊区找块地方，开一个游乐园，五一，国庆，春节长假，坐在那儿收钞票。是一位绝对的赚钱能手，让他当皇帝，真是委屈了他。

至于“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毬，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毬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黜放。’上笑而已”的唐僖宗李僖，就更“不似人君”了。他绝对可以做一个上海话里的“白相人”，或者到足球俱乐部里当个老大，吹吹黑哨什么的，准比让他去治理国家强得多。（以上均见司马光《资治通鉴》）

而宋徽宗赵佶的蹴鞠，更是了不起，唐僖宗李僖又瞠乎其后者了。说他是中国古

代的球王贝利,不算夸张。当他最后成为俘虏,押解北上,还被胜利者金朝的太子请去表演球技,传授诀窍。这场面使我想起了德国法西斯从集中营里,组织死亡足球比赛一样的残酷和痛苦。然而由此也可见他的鞠技,必有高明之处。读《水浒传》,我们看到那个高俅,“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功夫,凭这一手,这个混混,混到政权中枢,获得太尉高位,那么赏识他的赵佶,必定技压群芳,球艺高超,才能与他沆瀣一气。所以元代大臣脱脱在编撰《宋史》的《徽宗记》后,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王士禛《池北偶谈》)

赵佶,做皇帝,不是那材料,但他的诗、词、书法、绘画,无不出色。2002年4月份,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在昆仑饭店,宋徽宗的一幅《写生珍禽图》长卷,以2350万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创下了中国画拍卖的最高值。然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北宋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中。当他和李师师缠绵床榻,高唐云雨之际,正是北方强邻跃马渡河之时。

所以,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披上了龙袍,坐上了王位,当上了皇帝,但是,摊上这样“不似人君”的戏子、木匠、杂技演员、小商贩、球星……可想而知,中国人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中国的士大夫,那些古代知识分子,说来也实在是可怜兮兮的,永远在找一个赏识他的主子,而从来不敢想自己成为主子,永远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而从来不敢对那些“不似人君”者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孟子见了梁襄王后,深感其不是一个东西后,不是马上产生出这个不像皇帝的家伙,应该赶紧从龙椅上滚落下来的想法,却是觉得他不使人感到敬畏,而有些遗憾。既然你老人家都认为他“不似人君”了,你还要那个“所畏”干什么?这大概也是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遗憾和无奈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佩服孟夫子,因为他后来好像明白了。他在齐宣王那里,被问道:“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商汤流放了桀,武王姬发讨伐了纣,发生过这样以下犯上的事情吗?)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在历史的传记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载。)

曰:“臣弑其君可乎?”(难道臣下可以做出杀掉君王这种大不敬的举动吗?)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伤仁害义的人,叫做残贼。残贼的人,就是独夫。我们只是听说把那个独

夫民贼的纣王杀掉了,没有人认为那是弑君,那是大不敬。)

孟子的说法,很清楚,皇帝不怎么样,他就不是皇帝了,杀掉他,是可以的。

今天,这是一句脱口而出,不用顾忌的话。可是在有皇帝的年头里,要这样说出来,大有掉脑袋的可能。于是,那个有一张苦瓜脸的孟子,居然敢具有这等见解,倒令我从心眼里对他多了些敬意。

## 东门犬和华亭鹤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是秦相李斯在腰斩前，对他一齐俯首就刑，一齐奔赴黄泉的儿子，既是临终，也是临别的一句有名的话。

第一，死在当头，李斯能有心思说出这番言语者，非常人也。第二，这位河南汉子在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失潇洒地跟儿子调侃一番，李斯如此说，也不枉他白死这一回。我总觉得古人在有些方面，要比今人强些。至少，这种赴死的慷慨，这种生死不计的从容，这种坦对死神的勇气，后来的中国人，除了那些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党人外，恐怕再难找到类似李斯这样死无足惧的汉子了。

至于芸芸众生，大都按蝼蚁尚且惜命的哲学，贪生畏死地苟活着，只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Q，在去法场的路上，对着围观的人群，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声：“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但很快，这位流氓无产者的懵懂之声，也成绝响。至于嗣后的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碰上这种场面，天呐！那表现实在相当泄气；可以写无数遍磕头告饶的检讨，但像秋瑾女士那“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诀命诗，再无人敢有勇气诌出一句半句来。

于是，李斯能在死前对儿子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举动。

李斯相秦，厥功甚巨。应该这样看，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同样，嬴政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是这位相爷出的坏主意所招来的。所以，李斯这个非常之人，就有可能做出非常之事。譬如死前扯这两句闲淡，也正是他不同凡响的地方。

马上就要行刑了，刽子手已经将那把磨得雪亮的大片儿刀，擎在手中，只等监刑官一声令下，就要将他拦腰截断，一分为二。他却有工夫，有闲心，与马上也将人头落地的儿子，侃侃然谈起陈年往事：“小二子，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领着你们哥